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37
8

BT 9301.1341A

1111
3

湖鑑類山卷一百七十四

人部二十三

義三

馬

進

人

大

司

司

司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人部三十三

義感
羞恥

義感三

原還馬

弛兵

後漢范式傳孔嵩辟公府之京師宿卜

嵩善士豈宜侵盜乎送馬還之知是嵩馬乃責讓曰孔

赤眉過姜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

筍進藥後一統志南北朝沈道虔武康人有人竊其屋

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漢鍾離意傳意為瑕丘令

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

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

原崔琦亟逃

張儉止匿

白帖崔琦調刺梁冀冀令

上懷詩諷詠乃以實告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

亦從此亡矣遂去之後漢孔融傳張儉為中常侍侯



覽所怨覽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哀有舊亡抵於
哀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
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

增 相約不入 為語而去

漢元帝使

元傳元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中賊數萬人見元拜
相約不敢入縣境蜀志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

刺客之客不忍 袁盜長者 戴封賢人 漢袁盜傳梁
刺語之而去

使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盜曰臣受梁王
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也後漢戴封傳封遇賊財物

悉被掠奪惟餘七匹繃賊不知處封追以與之曰知
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對雞不餐 獲虎出呪 世說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
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

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漢童恢傳恢除不
其令時民常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

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檻捕之當食六畜而殘暴
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

非者當呼號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

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 各為異人 負此良友 李漢
遂令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有頃難

變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有頃難
作下郡收固三子時變年十三姊文姬乃告其父門生

王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令變變姓名為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晉周顛傳王
導不知顛救已而甚街之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救

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
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閉門自搗 脫巾固請 漢繆彤傳彤兄弟四人皆同產
數有爭鬪之言彤乃掩戶自搗曰繆彤諸婦遂求分異又

聖人之道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敦睦之行又高鳳傳鄰

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
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

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當奉嫡母 願易孤孫 陳漢
武傳陳表武庶子也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曰

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
人部 義感

順嫡母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
 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睦十六國春秋前趙錄
 王延年二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
 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拜請
 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
 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免之孤
深忌將軍 漢許荆均者兄弟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
 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均兄弟感悟各求受
 罪未得晉紀劉裕遣沐謙往刺司馬楚之待謙甚厚
 謙未得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七首以狀告曰將
 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
踰垣以去 望城而
 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踰垣以去 望城而
 止帶史五代萇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夜卒
 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其
 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
 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躍出一統志元陳子恒為招遠
 縣尹廉而能寬毀譽不動其心有爭訟者造於庭子恒

以大義曉之自是有
 欲訟者皆望城而止 **敢侵許掾** 毋負張公 漢許荆
 為郡吏兄子世常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乃跪而
 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歿一
 子為嗣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
 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元張養浩傳浩濟南人選堂邑
 令舊盜朔望參閱養浩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
 而然耳既加之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
 罷之眾皆感泣相 **倒戟以禦** 破家相容 左傳晉侯
 戒曰毋負張公 伏甲將攻之初趙宣子田于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
 食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
 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漢張
 儉傳儉避黨禍困迫逃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 **遺錦送縣** 持衣詣閭 一統志漢閭憲為綿竹
 容 縣憲曰夜行得遺物是天賜也何為持來曰縣有明府
 犯此則慙 漢吳祐傳祐在膠東政惟仁簡曰身率物
 有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怒曰有君
 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閭持衣自首
 人部 尚益頁函卷三十一 義感

推尋其主 何負吾君 漢劉矩傳矩為雍丘令以禮讓

皆推尋其主 北史鄭述祖傳述祖繼其父道昭為兗

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我君執以歸

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之曰大

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

尚可仕乎 識認之牧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

獄牧為之請為釋繫民民慙率妻子春所取稻六十斛

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

敦頤傳敦頤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

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

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

兩馬共食 一鹿相

隨 元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

尺布無敢私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

孝義所感 東坡志林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

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

之得免明日隨至水邊見一鹿即隨翊起居弗復去

果還

入獄 咸散歸農 漢鍾離意傳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

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

累下遂遣之廣殮母畢果還入獄 宋崔翰傳翰為感

戒以禍福羣盜至鎮時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

剗股為

羹 提耳以訓 稗史宋李丞相沆有一世僕逋宅金數

券繫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當如

已子育之於室教訓婦德侯長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

為結褵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

婦剗股肉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漢劉矩傳

矩為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
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
去
留宿一夕 行服三年 稗史曹州于令儀一夕盜
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為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
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
恐謂曰汝貧甚夜負十千以歸為人所詰留之至明始
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晉嵇紹傳紹誕於行已不飾

人部

淵鑑類編卷之四十四

義感

四

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
 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
 三十餘人 **母犯參軍杖 勿入荀氏閭** 唐徐有功傳有
 為政寬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
 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漢荀恁傳恁少修清節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於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
 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勿入荀氏閭
同氣為姊妹 共乳惟弟兄 宋呂陶傳嘉祐中陶為
 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
 又愬陶一問三人伏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
 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
 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唐韓思彥傳思彥巡
 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泣曰吾獠民不識孝義公將
 以乳二人悟齧肩相泣曰吾獠民不識孝義公將以兄
 弟共乳而生 耶遂輟訟

義感四

增 觸槐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
 麇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不如此也觸槐而死
 漢蔡邕傳邕與家屬鬻鉗徒朔方陽球
 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
 書狄仁傑傳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
 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
 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 **付授孝經** 又韋景
 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 景駿曰教之不孚令之罪
 也因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
 自新遂 **發廩賑盜** 金統志明王宇景泰初知撫州府
 為孝子 小人何忍 漢杜林傳林雖居於隗囂而終不
 感泣相 小人何忍 漢杜林傳林雖居於隗囂而終不
 率請命 小人何忍 漢杜林傳林雖居於隗囂而終不
 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隗囂殺之
 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
 義吾雖小人何忍 **莫不用命** 漢孔奮傳奮除武都郡
 殺義士因亡去 **莫不用命** 漢孔奮傳奮除武都郡

人部
 義感
 義士因亡去
 莫不用命
 漢孔奮傳奮除武都郡

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以頭醜墓未報而病篤將終顯往候之偉倍用命焉以頭醜墓亦取本價三國任人共高泣而訴顯感其義為復仇亦取本價六匹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者漸亦取本價欲隨時價取贖暇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還地安忍獨生被執不遂就死初晦就士緹城出降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詣闕待捕宋單煦傳煦性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

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兄以養義當代之其人感歎如子為父漢田叔傳北尺來為邊寇孟舒遂輟訟如子為父盜聞而避南史吳徹傳侯景寇都明餒餒子城爭死如盜聞而避南史吳徹傳侯景寇都明餒餒子為父死如盜聞而避南史吳徹傳侯景寇都明餒餒子為父

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鄰里共此乃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盜聞而避焉人救不殊漢韓延壽傳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到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注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假書研習北史甄琛傳琛舉秀才入都積歲相絕也假書研習北史甄琛傳琛舉秀才入都積歲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取辭罪乃以圍碁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蹙遂從許亦彪假書研習不亦非理琛悵波中溢沸新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道琮上書忤旨徙嶺表有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

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

義感五

人部

尚書類考卷之四十四

義感

六

增詩唐孟浩然送朱大入秦詩曰遊人五陵去寶劍值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王昌齡答武陵田太守詩曰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增書漢鄒陽上梁王書曰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事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增雜文唐羅隱說石烈士文曰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任信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

平詔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聞之怒因召見孝忠曰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於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憲宗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

羞恥一

增爾雅曰愧慚也

疏謂慚恥也小爾雅曰不直失節謂之慚慚愧也面慚曰難心慚曰慙體

慚曰遠方言曰悔懼報慚也晉曰悔或曰懼秦晉之間
凡愧而見上謂之報梁宋曰懼又云愧慙也荆揚青
徐之間曰愧若梁益秦晉之間言心內慚
矣山之東西自愧曰慙趙魏之間謂之恥 易曰包羞

又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又曰小人不恥不仁

書曰惟口起羞 詩曰有靦面目 又曰瓶之罄矣惟

壘之恥 禮記曰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

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

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

之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

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韓詩外

傳曰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 又曰白華廢則

廉恥缺矣 國語曰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

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而不

閉不可以封 史記孔子世家曰顏淵曰夫道之不修

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

漢書賈誼傳曰頑頓無恥音莫音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又曰嬰加以

廉恥故人矜節行 董仲舒傳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

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

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 司馬相如傳曰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 司馬遷傳曰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
張衡傳曰君子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元
王磐傳曰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
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 管子修權篇曰凡牧
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
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 荀子
曰君子恥不羞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
不恥不見用 又曰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揚子法言曰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
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又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

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 漢桓寬鹽
鐵論曰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奸猶
不止也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曰入帷幄之中參廟
堂之上不能爲主畫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 宋周子
通書曰人必有恥則可教 又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故君子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邵子
皇極篇曰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
愧於心 豫章羅氏曰名器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
子恥於仕進 明田藝衡玉笑零音曰鸚鵡之勇能奪
果終貽竊位之恥蝘蝓之智能轉丸卒蒙穢飽之羞

又曰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恥德之不夥不恥祿之不夥

羞恥二

增書曰予勿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

史記伯也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自紀篇曰舜恥名之太白不惡位之不遷 韓詩外

傳曰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

伯也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

不愛其身哉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

以成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 家語曰

孔子適衛顏尅御衛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
雍渠驂乘孔子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尅曰夫子何
恥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吾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 漢董仲舒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
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揚子法言修身篇
曰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懼焉 莊子外篇曰子貢過
漢陰見一丈人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
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
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曰奈何曰
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槲爲

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慙
然慚俯而不對 春秋左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
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又曰衛蒯聵過宋野野人
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蒯聵恥之 又曰公
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
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
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及作亂殺子西
子期於朝而刳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國語曰越

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
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 又
曰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西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
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論衡曰吳季子使於上
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子還而徐君死解劍
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 戰國策蘇秦
說韓王曰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
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 史記孔子弟子
列傳曰原憲亡在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以見原

憲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貧也非病也子貢
 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蘇秦傳曰蘇秦出
 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之而
 慚自傷乃閉室不出 范睢傳曰須賈嘗惡睢於魏齊
 辱於廁中及賈使秦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
 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
 夾而馬食之 季布傳曰季布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
 者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 前漢書項籍傳曰
 籍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
 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我獨

不愧於心乎 田儋傳曰田橫謂其客曰我始與漢王
 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我為亡魯北面事之其
 愧固已甚矣 王式傳曰詔除下式為博士式徵來既
 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勞式皆注意高仰之
 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
 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
 母容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
 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師古曰狗者式恥
 之陽醉邊墜 師古曰邊失據而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
 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監子所辱 郭解傳曰北道

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後漢書劉聖公傳曰諸將共議立更始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涑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李膺傳曰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志節者所羞 三國魏志曰太祖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後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遣禁還帝嘗令禁北詣鄴謁高陵帝豫於陵屋畫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 吳

志徐盛傳曰孫權稱藩於魏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盛憤怒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人下者也 世說曰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忤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邊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又曰王裒字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送所役生到縣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

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盤折立自言門生為縣役故
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
恥蜀志曰丞相亮進軍渭南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
巾幘婦人之服晉書王羲之傳曰羲之恥居王述下
時述蒙授顯秩羲之遣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
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
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
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
病去郡宋書謝晦傳曰晦為荊州都督甚有自矜之
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答曰三十

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
為老矣晦有愧色宋紀曰宋文帝謁京陵初高祖命
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面有慚色近侍或進
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
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南史何尚之傳曰沈慶
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何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
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
有愧色孫廉傳曰廉便辟巧宦高爽為履謎以譏之
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地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刺其不避恥辱以求名位也唐紀曰太宗嘗令封德

彛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
竒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
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彛
慚而退 鄭瑗蝟笑偶言曰狄仁傑含垢忍恥於偽周
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污迹於偽楚而竟
就溥天左袒之績 新唐書張元素傳曰元素在隋爲
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
曰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斬
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元
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對曰流外又

問何曹司元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
咸共驚怪陛下以元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
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仗節死義安可得乎 杜審言
傳曰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
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必羞死 竇懷貞傳曰中
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
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
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壻爲
阿翁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翁而人或謂爲
國翁軒然不慚以自媚於后 唐紀曰魏元忠自端州

還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其十失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又曰僕固懷恩反以郭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又曰汲郡甄濟有操行祿山反屢召不屈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 又曰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新唐書郝士美傳曰士美父純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時魚朝恩

牙將李琮恃勢桀橫眾辱京兆尹崔昭於禁中純曰此國恥也 段秀實傳曰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謨責之農往訴秀實令謨怒召農大杖擊二十秀實賣已馬以待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謨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賴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耶令謨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李傑傳曰傑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

人部

遇於道內恃明皇姬壻與所親楊玉仙共毆辱之傑訴
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 裴坦傳曰令狐綯
嘗薦坦為職方郎中知詔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
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設一榻堂上壓角而
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
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人
為坦羞之 唐紀曰張濬先拜田令孜至是令孜召朝
貴飲酒濬恥於眾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賓客畢集
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
辱何憚改更今日與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

容 後五代梁紀曰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
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馮道傳曰道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
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 紀纂淵海曰宋劉
綽天聖中為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糧凡
收十餘萬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
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
量官多徇顏面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
呂尼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斛斗致

身於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時殿上僻隙可入我亦入矣
宋程顥傳曰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以爲不便
言者攻之甚力安石方怒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 清暑筆談曰唐質肅子
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
所拒匍匐從門闥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
乎拂衣徑去 宋孟珙傳曰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
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
懼勿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鬪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
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 賈似道傳曰福王與芮素

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
欣然請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
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
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僻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
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元許謙傳曰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
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
門爲恥 左編曰廉希憲秉政日中書左丞劉整詣門
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讀書畧不答希貢
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

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吾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一統志曰元况達為光澤縣尹嘗有兄弟爭田者達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章親為諷詠解說於是兄弟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為深恥明紀曰初元亡危素與同邑黃皞約死於難皞果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挽出之太祖仍命為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遂謫居和

州明茹瑞傳畧曰建文時瑞為兵部尚書燕兵至龍潭遣瑞及李景隆等議和瑞等見燕王伏地頓首流汗浹地稱萬死不敢仰視燕王勞瑞等又頓首不能發言燕王曰公等言即言無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奉詔割地講和燕王笑曰今救死何以地為瑞等唯唯頓首退吳中傳畧曰中先後為工部尚書者二十餘年而嚴憚其妻嘗領誥命至妻既拜受命左右取吳中誥來為我誦之聽畢曰上自為乎曰翰林代草耳妻笑曰翰林誠知人終篇何曾有一清字中為面赤王銘傳畧曰銘擢指揮僉事鎮温州嘗請告還和州溫士女遮道

送之長吏皆相顧失色歎曰吾屬為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不留意愧王指揮多矣 鴻書曰弘治四年九月大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為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老孝廉吉因奏定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及致仕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棉花去矣舉人會試禁限亦除明紀編年曰張居正給假歸葬湖廣巡撫陳瑞居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弔出麻冕戴之加絰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拜畢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起揖闔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瑞

耳見者掩口

羞恥三

原 縲綈 塗炭 魯仲連傳管子不恥身在縲綈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食粟 卧薪 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叔

增 與繩 投鬪 嬰蔣王唐滕王

賜蒿 得絹 北史趙照傳照為

復恥 之因先自取最 復者由是不復有爭

瘦者 由是不復有爭 復者由是不復有爭

盜照 田中蒿為吏所執照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

何罪 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

刑廷唐紀長孫順德受人覬覦事覺太宗不之罪但於
 殿復賜之絹十匹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
 何重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擲楯** 弄
 戟 漢逢萌傳萌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
 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
 之 北史魏收傳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能屬
 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
 之曰魏郎弄戟多少 **蔽面** 洗耳 謂吳王曰吾置人
 收慙遂折節受書 **蔽面** 洗耳 謂吳王曰吾置人
 甬東君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後漢逸民傳論潁陽
 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後漢逸民傳論潁陽
 洗耳 謂吳王曰吾置人 **吐鷲** 揮蠅 恥食不合已志之物也 吐鷲也
 聞禪讓 **吐鷲** 揮蠅 恥食不合已志之物也 吐鷲也
 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為知制誥士論鄙之會同僚食瓜
 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
 遽集 **扳肋** 低頭 鴻書唐温彦博為吏部侍郎有選
 於此 **扳肋** 低頭 鴻書唐温彦博為吏部侍郎有選
 曰嘲彦博即令嘲聽前叢竹畧曰冬月不肯凋夏月不
 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墻

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
 路彦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即扳公肋何止傷膊博慙
 而與官好羞見人則低頭其溺能治風狸如 **移牀** 投
 狙 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劍由江數謝瀹可自請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 又戴淵不
 治行檢常在江湖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淵使少
 年掠劫機於屋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 **原** 三敗不辱
 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涕泣投劍歸機 **原** 三敗不辱
 終身是慚 左傳毅遺燕昭王書曹沫不恥三敗之辱
 不忍而終 **增** 據楹獨笑 負薪先歸 慎君陽子齊王享
 身慙乎 **增** 據楹獨笑 負薪先歸 慎君陽子齊王享
 李元為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魯狷為其魯
 為齊之一壤也左權獨恥之乃據楹而笑 封龍子子
 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
 得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歎曰吾
 嘗聞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
 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負薪先歸
 人部 **增** 據楹獨笑 負薪先歸 慎君陽子齊王享

寒士不遜

富人莫與

南齊記齊以褚淵為司徒淵入

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注袁劉謂袁粲劉秉也

漢陳平傳平少時家貧及長可娶

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愧之

君子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世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

勲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

漢王暢傳劉表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

若撻於市

漢吳良傳良為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

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

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進終不肯謁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

夫不得其所撻於市

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

歸嬴滕履躋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

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為橋以渡

取馬徑

時見一斑子敬嗔目曰遠慙荀

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歸人一盜其菘遽退走母問其故對曰畏其愧恥故也或

涉溝盜其筍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

一郡無復鼠竊唐紀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

時王叔文方用事欲見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

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問語良久叔

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鄭珣瑜歎曰吾

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廁

乃令當壚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

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叩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

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禪與庸保雜作

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

人部

不問不知

羞恥

且喜且懼

且喜且懼

除禁調守尉博名見視其面果有癩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

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與羣兒伍俾

婦人妝宋史安燾傳燾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

遺以巾幘設樂大宴又韓世忠傳世忠於將士有怯戰者

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為詩

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

薦吾恥之去勿就新唐書李懷遠傳懷遠少孤嗜學

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

假廕而官恩主恩相慚長慚卿宋柴中行傳權臣

吾志耶收科第如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

文轉運司移檄令以為偽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

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為幹官帥將薦之恩使其客嘗中行

中行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相心竊恥之

母汚我博物記太丘長陳寔寔子紀子羣羣子泰

四世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為語曰公慙卿卿慙

長奉職不稱所列非賢臣後漢來歙傳歙自書表曰

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

宋史鮮于侁傳時王安石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

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壞車

李常蘇軾轍劉放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

殺馬杖杜弄麀漢周燮傳南陽馮良年三十為尉從

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為從杜撫學杜二字者林

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杖杜何也陟俯

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

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

有弄麀之慶丁謂拂鬚温韜酬膝謂出寇準傳初丁

客視之掩口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

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慙稗史温韜曰

人部

淵蓋頁函卷三第廿四

羞恥

三

敢取李邵曰劉蕡下第人呼孟勞姓加京兆家顏氏
 我輩登科能無厚顏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相搏左右呼孟勞孟勞者魯
 之寶名勞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清公守
 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
 邢時當時碩儒助吾證之報然而服又三輔決錄云
 靈帝殿柱題曰鳳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
 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
 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此說牛後是怒馬首為榮
 皆大驚駭其後尋愧悔也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
 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
 作色而怒世說宋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
 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後復伺普望塵自莫敢
 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出言不忍見血西有郭浩傳浩知秦州時張浚經畧陝
 於不武莫敢出言北史崔伯謙傳天保初為濟
 北太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竟不異鬼果可憎世說符宏自以有才多上好上人坐上
 接引宏自以有才多上好上人坐上

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子猷共語子猷熟視良
 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漸而退又晉阮
 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卑單衣平上
 憤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
 鬼報愧屢黜不去含垢以從宋書范曄屢黜不去
 而退其國元達識帖睦爾傳達識帖睦爾為浙江行省左
 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時張士誠欲求王爵達識帖睦
 爾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害當忍恥含垢
 復要王爵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
 以從之耳乃為棄官還鄉唱名入試漢橋元傳元
 具文書聞於朝為棄官還鄉唱名入試漢橋元傳元
 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元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
 為所辱棄官還鄉唱名入試漢橋元傳元
 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謝豹潛地猥逢人謝豹
 入戲取之竟返江東謝豹潛地猥逢人謝豹
 抱恥而死化為蟲潛行地中掘地出之猶以足覆作忍
 恥狀而異物志猥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
 風則活又交州記猥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
 出九德縣見人若慙莊不能對勃無所知雜記
 人部

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
 栗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累糧從雲雲與言
 莊不能對漢王陵傳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
 又謝不知汗出 不事女主 須讓老夫 世說狄仁傑
 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常雪後休暇候
 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顧謁仁傑意甚輕傲
 仁傑因啟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
 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又宋蘇
 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
 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
 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 書名七序 論
 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著毀茶 漢梁竦傳竦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
 李季卿宣慰江南或言常伯熊陸鴻漸善茶季卿至臨
 淮請伯熊為之伯熊著黃披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
 茶名茶熟李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
 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心鄙之茶畢命

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 樊噲為伍 伏滔比肩 漢韓
 鴻漸羞愧遂著毀茶論 侯由是日怨望居常鞅鞅羞
 上械信至洛陽以為淮陰 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世說晉
 與絳灌為伍嘗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表伏表甚恥
 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 不禮羣從 為娶長
 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妻 世說晉王彥深不為羣從阿汝知我者 漢馮勤傳勤
 妻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祖 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祖
 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 尺齊為不食 巢
 由無此言 史記伯尼叔齊事詳上食粟注 晉王羲之
 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 此言二人 未有此賓客 乃為人僕御 世說孫長樂
 並有愧色 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僻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
 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
 人部 尚益頁約卷三十四 羞恥

愧色夫人劉惔之妹也史記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

面 名客亦須擇人宋史吳中復通判潭州廉於居官中丞孫忬聞其賢薦為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忬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唐紀時禁天下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啖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自今名客亦須擇人斃北平之彪

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斃北平之彪 斃難自負 獻遼東之豕寵有何功唐國史補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

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

有之旻躍馬而往次藜薄中果有真虎騰出狀小而勢

猛踞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愧不復射虎漢朱浮傳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河東豕也

樂羊子於野捐金實因婦訓 王彥方使人遺布能改

盜心世說漢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後漢王烈傳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聞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人惡之心既懷恥惡必雖起布衣何至執相公之帶

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既稱太守恐難修弟子之儀宋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書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見者皆笑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

人部 謝之遺布一端或聞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人惡之心既懷恥惡必

人部

謝之遺布一端或聞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人惡之心既懷恥惡必

羞恥

三

之徒不稱官
閱幼有慙色

羞恥四

原 一事不知 白帖陶弘景讀書萬卷
增 五經埽地 祝

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
體肥醜據地搖頭瞋目左右顧盼帝大笑盧藏用歎曰

五經埽地 負暄以獻 天下之有廣廈隙室綿續狐貉謂
地矣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

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
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 君為皮相 吳越春秋

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太慙 歸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一器季札
見之顧謂薪者曰來取此金薪者曰五月披裘採薪是

拾金者乎札慙下車禮之曰何子衣之鄙而富乎札有
子姓謂何薪者曰君皮相之士何足告姓氏乎札有

慙色 出則小草 世說晉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
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

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
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對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
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 盧前王後 唐王勃傳勃與楊
為小章謝甚有愧色 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
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醉使脫鞵 唐李
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 不稱曹
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 陸 唐柳并傳閻士和受業於蕭穎士著蘭陵先生誄蕭
蕭夫子集論因權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為聞
蕭氏風者五尺 猥壻傲婦 顏氏家訓近世嫁娶有賣
童子羞稱曹陸 猥壻傲婦 顏氏家訓近世嫁娶有賣
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 景仁
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與 徙居 景仁
徙居 景仁住此巷市所賣口味多陽城南歸正里三千餘
市景仁住此巷市所賣口味多陽城南歸正里三千餘
為恥徙居此巷市所賣口味多陽城南歸正里三千餘
掩耳起走 漢龔遂傳遂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

人部 掩耳起走 漢龔遂傳遂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
不正遂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
陽城自匿 唐陽城傳有盜城樹者
陽城自匿 唐陽城傳有盜城樹者
陽城自匿 唐陽城傳有盜城樹者

善媿 以田解忿 漢樊宏傳宏父重貲至巨萬而賑贍

重恥之 以田二頃解其忿 不堪位置 羊欣書似婢作

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 何謂皆備 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止羞澀終不似真 舉 何謂皆備 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理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曰是桓郎即桓範也婦

云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

謂曰宜察之許便回入內便欲出婦所乏惟容耳然士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百行以德為首 更賜

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或有慙色遂相敬重 更賜

錢物 漢皇甫嵩傳吏有因事受賂者嵩 受業樊英 漢

冉傳冉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恥之乃遁

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

還 不與交通 漢趙苞傳苞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

難見子將 北史楊愔傳愔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

內裁既無見子 不取不放 世說北使李諧至南梁武帝問曰彼

將亦不能無愧 不取不放 出自機杼 又後漢王丹字仲回

國亦放生否 對曰 出自機杼 又後漢王丹字仲回

不取亦不放 帝曰 出自機杼 又後漢王丹字仲回

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 助甚豐仲回懷一縑 卿宜

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 卿宜

謝梅 又梁任彥升在齊紆意於梅蟲兒用為中書郎彥

升大 送人作郡 晉陽狄羅友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

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送別友至尤晚問之友曰於中

路見一鬼大見挪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不以不見

善媿

以田解忿

重恥之

訟縣中

止羞澀

理會允

云桓必

謂曰宜

有百行

君好色

錢物

冉傳冉

去到南

還

難見子

內裁既

將亦不

不取亦

遵關西

陳於主

謝梅

升大

府人有

路見一

人部

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
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
竊窺皆和味干湯漢東方朔傳容難曰伊尹蒙何

笑之令七穢天中記庾元威論書曰何令勢傾朝野筆迹
車還白不具真本流傳也仰慚俯愧宋紀薛奎謀議正
合朝恥辱其第七穢也

歎曰吾仰慙古人笑曰何必如是陽狂自免晉王衍傳
奎曰吾仰慙古人笑曰何必如是陽狂自免晉王衍傳
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辦祜名德貴
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眾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

行恥自免深戒丹青大唐山語太宗與侍臣泛舟春
陽狂自免深戒丹青大唐山語太宗與侍臣泛舟春
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為主爵郎
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赧愧既而戒其

子曰吾不幸以丹青見知躬厮養之以手掩面五代
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以手掩面五代
遣盧損敕封王祖為閩王祖遣劉乙勞損於館乙衣冠

偉然他日損遇乙於途布衣芒履而已損使人謂之曰
鳳閣舍人何逼下之甚也即廬行禮新唐書陸元朗

乙蓋愧以手掩面而走即廬行禮新唐書陸元朗
以字行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
其廬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元恕

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以利易賞宋史葉顥傳顥
不復開口遂移病成臯以利易賞宋史葉顥傳顥
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美顥曰名美餘非

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宋史葉顥傳顥
莫敢出游漢神拂拂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
謂以愧其心自必令諷誦陵人志隋蔡元恭荆州江

是莫敢出者安民乞免鑄石宋司馬光傳蔡京撰奸
俾入宮固辭安民乞免鑄石宋司馬光傳蔡京撰奸
由是疎斥安民乞免鑄石宋司馬光傳蔡京撰奸

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
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愚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顏厚十

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間者愧之顏厚十
重鐵甲天寶遺事進士王元遠于索權豪無厭或遭撻

重鐵甲天寶遺事進士王元遠于索權豪無厭或遭撻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人部重鐵甲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

羞恥五

增詩宋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唐韓愈詩曰弱妻抱稚子出拜含慚羞 宋之問詩曰棲巖實吾策觸藩誠內恥 杜甫詩曰逢人多厚顏 孟郊詩曰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

增疏魏曹植上疏求自試曰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為榮而壯夫以為恥 宋楊大全上光宗疏畧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恥

而以言不聽從為恥

增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尼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向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伸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昭天下而光燭鄰國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

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士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 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

地爲牢勢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李陵答蘇武書曰范蠡不徇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

敗之辱卒能復句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明唐順之答顧東橋書曰近世之士悞熟獯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為賢且才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汙則亦可知。

增序五代史雜傳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

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增論晉嵇康養生論曰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增雜文明方孝孺謹行篇曰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俗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

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為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肯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為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罵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得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為父正士羞以為友遺裔遠肩羞以為祖不亦惑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人部三十四

德陰德

德服人附

德一入德服人



增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

增又曰

敬義立而德不孤

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又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又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

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

也巽德之制也

尚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原又

曰惟德動天 **增**又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
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又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 又曰德懋懋官 又曰德惟一動
罔不吉 又曰用德彰厥善 又曰同力度德 又曰
樹德務滋 又曰德將無醉 又曰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 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不知者豈不知也 又曰令德
壽豈 又曰肆成人有德 **原**又曰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 **增**又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曰太上貴
德 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又曰民有德而五穀
昌 又曰其德盛者其志厚 又曰儒有澡身而浴德

周禮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中和 春秋左傳曰恕而行之德之則也 **原**又
曰昭令德以示子孫 **增**又曰太上有立德 又曰有
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 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孝經曰陳
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焦氏易林曰三世為德天祚以
國 史記樂書曰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
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孰能如斯 天官
書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漢書董仲舒傳曰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

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公孫弘傳曰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 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管子曰聖人上德而下功 莊子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音怙^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

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 黃石子曰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桂巖子曰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 淮南子曰得其天性謂之德 楊子曰獵德而得德 魏劉邵人物志曰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 韓愈原道篇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周子通書曰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張子西銘曰聖其合德 程子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西銘初名訂頑} 正蒙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邵子曰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

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朱子曰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

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並舉而無所遺也 明王陽明曰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

德二 入德服人

增揚子法言曰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耶 周易集解曰周公修文德而越裳獻雉 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 左傳宮之奇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民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原**又曰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又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增**又曰晉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又曰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家語**曰孔子北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各言志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

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百年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 **原**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增**孔叢子曰晏子身不滿六尺齊國莫不宗趙文子身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也 **左傳**晉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
覺者也 **原**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

德音 **增**揚龜山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通鑑曰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又曰徐穉家貧常

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遜所居服其德 後漢書

鄭元傳曰國相孔融深敬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元

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

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

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

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

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四牡之路

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王烈傳曰烈以

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

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遺布一端人問其故

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

善故以此激之後有父老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

之至暮父老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

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事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

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通鑑曰管寧見公孫度語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懷其德 後漢書曰許邵字子將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晉書羊祜傳曰祜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爲

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裴度傳曰度功名震四尺使外國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何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兩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函史曰宋王旦內行醇備事寡嫂謹與弟旭篤恩家事一無所問寡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卒後仁宗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 大臣傳曰韓琦姿貌偉特美鬚髯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太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細微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宜然也歐陽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

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稗史彙編曰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敕而文忠不知也 宋史富弼傳曰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出於天資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 文彥博傳曰彥博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唐介劾其在蜀日以竒錦結宮掖介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入中書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

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 司馬光傳曰光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 范純仁傳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蘇頌傳曰頌掌選五年有訴者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而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辨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選人多感其德即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邵雍傳曰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器粹

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
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
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
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尹焞傳曰焞學窮根本德備中
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無出其右者
楊時傳曰時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
曰龜山先生 蔡覺軒近思後錄曰呂和叔明善志學
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
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元紀曰吳
澄為國子司業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

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
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 續文獻通考曰本朝

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惟河津薛文清一

人至呂涇野出完名令德不忝文清

呂柟號涇野
明正德朝人

又

曰邵寶字國賢操履端謹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
言嘗自言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人稱公於家

為孝子於世稱純儒傑然為天地間完德君子 又曰

魏良弼居家孝友表式一方與鄉人遇禮恭而言直偶

出片語箴誠退輒稱說以作家範父子兄弟有過則悚

然慚恚曰慎勿令魏水洲聞其為閭左所敬憚如此

良弼

洲時稱先生為水

德三入德服人

原潤身

增載物

象大學君子以厚身

德載物

原日休

星

聚子姪諸荀淑父子於檀道鸞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

聚惟馨

既飽

詩既飽以馨

不回

有度

詩淑

子其德不回左

增有容

無外

鄧析子無外者德

乃大

也

日躋

時符

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

必有人所不及

知而天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英秀

充完

吳志駱

統表曰

張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粹和之氣盡於面背

形全

宋程明道

心醉

先生行實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

誠服觀德

調五行

合太極

淮南子其德優天地而

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惟人乎

凶有吉

左傳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韓愈原道篇道有

原非威非懷

增有

奸盜賊藏

皎如日星

固於膠漆

重望皎如日星

陳恬

和風甘雨

程伯

春於繁露以德為國者

冬日夏雲

和風甘雨

程伯

淳贊本以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朱子

程明道贊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明道贊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醉面盜背

啟口容聲

性理程子曰得之於心謂之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又程子

曰有

高風承世

正士趨門

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

不

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人部

德

不

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人部

德

德

德

德

不

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人部

德

德

德

德

不

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人部

德

德

德

德

不

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人部

德

德

德

德

覽輝千仞

圖畫百城

賈生弔屈原賦鳳凰翔於千仞

子紀謀齊德同行豫州百城皆圖畫三君之形像焉

爽爽法汰

堂堂子昂

孫綽

釋法汰贊淒風拂牀明月映壑爽爽法汰較德無怍

三國魏志邢顯字子昂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那子昂

仰望風采

遂聞頌聲

顧文彦博傳彦博立朝端重

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

晏之傳晏之行北徐州事為吏人所愛崔子武為御史

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惟得百姓清

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桂馨一山

注焦氏易林

宰制萬物

冠絕當時

禮書

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朝曰

如春風至則萬物化生

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

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

息必義手而臥慮

常居大夏

復歸嬰兒

一見老子

夢寢中見先靈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

格天極地

含陽吐

陰文歐陽修會聖宮頌至德之反

生之所扶

長而不宰

老子德者生之所扶

德也

生之所扶

長而不宰

老子德者生之所扶

謂之不宰是謂元德

禮樂皆得

容貌若愚

樂記禮

君子之有德容貌若愚

崔鄆一門

穎川四長

唐崔

崔鄆兄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卿一門孝

郡荀淑鍾皓陳寔皆為縣長所至

紀纂淵海韓韶與同

地產

性理南軒張氏曰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

而統焉孟子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

以中禮防之以坤元也

子竹美賢侯

少恂恂乎何其孺子至其壯也莊莊乎

禾比君

德

子

少恂恂乎何其孺子至其壯也莊莊乎

禾比君

德

子

少恂恂乎何其孺子至其壯也莊莊乎

禾比君

德

人部

附錄類書卷三十一

德

二

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
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
矣正字通物之鮮者為免此美武公之德也
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
光而康而色詩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尚顏淵從

師端木過祖正蒙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
同行年六十都散其庫藏珍寶其死也藉其先資家累萬
金行曰端木叔狂人也德過其祖矣段
滑釐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段
于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段

物成事漢書建元元年詔曰扶世導民莫善於德
無能子文王說有為之德開物事成
包

裹天地橫絕古今九徵皆至七葉重光
淳熙內禪頌是必有甚盛德使之
宋

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純粹之德也
潭集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
初

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
也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
也
公之德足以感人心動天地巍巍
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
宗賢尚茲
利用

安身大新語張法為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
法曰禮宗賢尚茲者重者德也乃舉行鄉飲之禮
競者慚謝而退易繫
辭者用安身以崇德也
山高地廣
天祐民歸
山高

惟其德修地廣者其德厚
尚書非天私我有商
雞

名標五鳳字成三
杜甫咏雞詩紀德名標五初鳴度
於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驚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
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

義膺文其後轉升此號相稱
初潭集劉真長標寄
曰仁智

喜劉喜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荀燦
人部
劉喜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荀燦
北

史楊紹子雄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乃改封陳氏三君同膺寵命王家六世並樹高名後漢書陳寔子紀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相府辟名嘗同時旌命羔雁成羣文選王儉集序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

道左之穹碑不忘大惠世說袁粲在郡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坐袁指庭中柳樹謂

劉曰人謂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德不衰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者五千餘口狄仁傑奏請得配流豐州道出寧州耆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於狄公德政碑側三日而後行至豐州復立碑紀德

德音詩樂只君子德音孔膠

原德音詩樂只君子德音孔膠**增國基**左傳德國家之基也

原九世清德晉書羊祜傳祜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增鍾君可師**後漢書陳寔字仲弓鄉里化其德人有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通鑑鍾皓以篤行稱齊名荀淑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望似木雞**南真經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道德彬彬**三輔決錄馮豹字德文時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

德五入德服人

增詩漢李陵詩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晉陶潛

詩曰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明王禕雜詩曰鳳凰無竹實無以充朝饑麒麟遇畋夫乃比麋與麋君子

人部

負道德不遇將奚爲所以魯中叟終身竟栖栖

增賦唐張隨耀德不觀兵賦曰至理之時惟德是貴柔其遠而不襲阜其財而不費以道德爲干櫓以禮樂爲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畏雖藏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允諧周文旣興崇國不道用戡時難以奉天討矧勅敵而未悛爰因壘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賓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况有七德實在乎安民

增詔明洪武元年詔曰今諸文武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

而人無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原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辨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旣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

策事等神鉤陽雍雙辟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
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
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
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
語也

原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
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
岳峻川停履行高潔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
聞不已載路厥聲

原贊晉左九嬪德剛贊曰溫溫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

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
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
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 **增**

宋張詠自題像贊曰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抑
以表德 朱子程明道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
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
普 程伊川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原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
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

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翫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畷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增銘商銘曰嗷嗷之德不足就也 宋朱子據德齋銘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增記宋張文潛司馬溫公畫像記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

動顏色見辭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以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爲德之效實難懼夫好尚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無失嗚乎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

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歎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

陰德一

增易曰有功而不德 焦氏易林曰逢時積德身受福慶 周易集解曰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 史記

天官書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允若見若否曰陰德又曰天一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枚乘傳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老子曰聖人施德不望報 說苑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 葉夢得避暑錄曰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

陰德二

增左傳曰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篤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及輔氏之

役顛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史記曰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
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
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鬻
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
知明之為陰德也 楚史檇杙曰楚莊王賜羣臣酒酒
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以告王曰奈
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比舉
火莫知為誰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嘗在前五合五

獲首却敵勝之王怪而問焉對曰臣蔣雄乃夜絕纓者
也 漢書何敞傳曰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

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
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濟活者以千數

注云何氏家傳云六世祖

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
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
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日中夢貴客
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
求寄避雨雨甚衣履不沾漬雨止遂出門乃謂比干曰
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
如簡長九寸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
曰汝後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丙吉傳曰上憂

吉疾不起使人加紼而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

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趙熹傳曰帝延集內戚
 宴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
 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
 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孔
 融傳曰融為北海太守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
 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 陳重傳曰重舉孝廉在郎署
 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 說文曰詭責也
 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之而厚辭謝之重曰非吾之
 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和熹鄧皇后紀曰后叔
 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

白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後漢書曰王
 恂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
 謂恂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
 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恂即鬻金
 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
 署恂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
 風飄一繡被復墮恂前恂後乘馬到洛馬遂奔走牽恂
 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恂所由得馬恂具
 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墮飄風與馬
 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恂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

人部

附錄頁函卷三百七十五

陰德

七

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恫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恫恫辭讓而去世說曰晉庾亮有的盧馬或令賣去亮曰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晉書毛寶傳曰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

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北史李士謙傳曰士謙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張文詡傳曰文詡每以德化人有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感悟謝文詡慰諭之誓不言經數年盜者自向人道其事遠近始知周書宇文測傳曰測性仁恕好施予曾被盜所失者即其妻陽平

公主物也州縣擒獲測曰無之盜遂赦免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有從測入關不去左右者乃盜也 撫言曰裴度遊香山寺得緹繒於伽藍楯詰旦有婦人疾趨而至撫膺曰阿父被繫昨從人假犀玉帶不幸遺失於此度因授之以贖父罪 通鑑曰陸元方爲宰相每有遷除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李昌齡樂善錄曰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遂力行善事後生五子並登第 藏書曰王旦父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

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 函史曰司馬旦喜周人急里中有貧不能自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奉箕帚旦驚謝出妻奩中裝嫁之旦光之兄也 稗史曰馬涓父從政未有子置一妾知以葬父鬻身遂歸其家不責所負後夢一翁曰余妾之父也得請於帝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子因名涓元祐中擢進士第一 宋史袁韶傳曰韶父爲郡小吏五十無子之臨安妻勸之置一妾察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遂遣之其母泣告聘財猶未足以給

歸資今且散矣徐曰賤吏不足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出囊中物以益之遂獨歸告妻以故且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曰君心如此必有子明年生韶 樂善錄曰劉洪欽富於財有相之者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因女出閣得一媵極殊麗名蘭蓀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劉竟老壽 元史張廷瑞傳曰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以告廷瑞召而視之貌甚肖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謝不敢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

奩裝書券還之 輟耕錄曰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執燭至明不二志 又曰沈仲說年四十未有子妻爲置一妾仲說詢其家世女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曰其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爲妾即覓女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 又曰真州一巨商至杭相者曰公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夫止有錢五十緡今妾遺失非惟飲食無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歎曰吾今厄於命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後過相者

所驚顧曰公胡不死徐笑曰此陰德所致也 明劉基
傳畧曰基先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人倡義旅
復宋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將盡殲焉使者還夜次武
陽會大雪其徒市酒濠家語之故濠醉使者而寢之樓
探其篋得簿焉僅錄渠魁二百人縱火焚樓倉皇掖使
者走籍已燬詰旦使者恚無以報命濠謝曰不幸火誠
死罪顧火從何來意者簿錄多寃天欲生之乎使曰且
奈何濠曰使者事竟不可往濠幸有密戚於彼可錄所
知名以報使諾之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授之餘全活
無算基生而穎異讀書七行俱下基師鄭復初謂其父

燭曰活萬人者封此子必高公之門矣 李友直等傳
畧曰尚書徐晞初爲郡吏有富家謀鄰產陷以殺人罪
其人誣服晞導其家訴監司下府晞爲知府言得釋其
人德晞甚邀至家飲之酒避去其妻曰吾夫感君恩無
以報欲使妾侍君晞大驚曰是何言聲色皆厲妻乃呼
夫還相與感泣 明紀編年曰憲宗時有言宣德間遣
王三保出使西洋獲竒珍無算者上然之命兵部查三
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
他處吏索之莫能得大夏亦祕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
遂寢尚書項忠呼吏詰責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

洋費銀錢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水程雖在亦當毀之
忠聳然揖大夏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
久當屬公後大夏果居是官 說郭曰明天順癸未羅
狀元倫赴試春闈宿邸舍其家奉盥遺金環於盆羅僕
取以行倫知乃索而還之比至其婦為夫所逼幾捐生
矣是歲禮闈火舉子多厄焉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為陰
德之報 明文曰儲懽曾大父字重文佃儻負義嘗隆
冬載布數乘入遼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
又嘗行道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
德所自負哉厚矣 稗史曰仁和孝廉錢養廉其父為

聘黃氏及笄而黃氏以病瞽女家擬謝婚廉曰聘時完
人也今有此豈非天乎遂娶之恩禮有加人稱其陰德

陰德三

增立孤

嫁婢

史記韓世家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

下之陰德也又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 搜神記
趙明甫令蒲為女覓一女僕忽掃庭而流涕問其故女
僕曰其父嘗為此邑令遭亂離被掠 埋蛇 吞蛭
賈誼新書孫叔敖出遊歸憂而不食其母問故泣而對
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教曰無憂汝
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
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 故令尹賀曰王有陰德
惠王食寒菹得水蛭恐庖宰監食者法當死遂吞之腹
病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告之故令尹賀曰王有陰德
天所奉也疾不為傷是夕王如 元長史 顧提控
人部 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陰德

記唐韋丹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問其直曰二千韋以所乘驢易之投於水後遇術士胡蘆先生語之曰吾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欲一識君盍偕行乎相與至通利坊扣門延入有一老人鬚眉皓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元濬之向韋先拜韋亦拜老人曰老夫將死君生之恩德如此何答拜為韋乃矍然知其龜也 裨史太倉吏顧某有所善賣餅江翁被仇嗾盜牽下獄顧訴其冤得釋江德之以其女往曰願將弱息為公箕帚妾顧却者再居數年顧考滿赴京署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聞夫人出趨避焉夫人召而見之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身即賣餅兒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於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乃言之於侍郎竟上其事孝宗 不使知恩 原必有餘慶 董文稱歎除禮部主事 仁里閑或貧不自立每陰濟直傳文直性好施而甚 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其急不使知恩所從來 漢書張賀為掖庭令而宣帝 增視養曾孫 藏活豪士 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 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史記游俠傳魯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

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 繡被飄風 奇衣襌火 歆其德諸所常施惟恐見之 拾遺記三國糜竺賑生卹死家 漢書王恂事詳上二 馬廐側有古豕聞夜啼泣聲尋見一婦訴云昔漢末妾 為赤眉所害叩棺見剝袒在地今就將軍乞深埋并敝 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造棺槨以青衣為衫置冢中 歷一年忽有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 火以澤及枯骨故來襌却此火當使財物不盡 我從 其治 後必有興 左傳魏顆事詳上二 新唐書陸元 臣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稿 種帝王鬚 送 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 狀元子 鴻書宋周必大夢入陰司見判官拷掠一鬼指 鬼請為帝王鬚即起摩必大頰為種鬚既覺隱隱痛後 至宰相封益國公有相者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 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果生京三舉皆第一拜太子少師

不知何人 當在此女 南史嚴植之傳植之性慈仁 陰德 人部 州監頂函卷三百七十五

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
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
烈梁皇后父商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活
者不可勝數積德必報當在此女也
門容駟馬

庭樹三槐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里門壞父老方
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
丞相承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函史王旦父祐嘗
按獄所全活數百人因得罷歸手樹三槐
於庭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 已許不言

未嘗妄殺 禪史明麻城劉仲輔為莊襄公燧大父初
素所識者曰汝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去曰我終
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嘗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矣奈
何見問 漢和熹皇后紀初太傅禹歎曰吾
將百萬之兵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 乘魚

登岸 徒步歸家 搜神記李進勅以販魚為業夜泊三
其魚後進勅墮江中如有所履乃大魚數百頭也乘之
遂登岸 宋史侯可隨計入京將還會鄉人疾病可曰

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以待其病 餘干亭侯 王母使
愈以所乘馬載之徒步而歸 功封餘干亭侯愉嘗行經
者晉書孔愉傳愉以討華軼功封餘干亭侯愉嘗行經
顧者數四及是鑄龜于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
告愉乃悟遂佩焉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以
為鵙梟所搏墮地寶懷歸置巾箱中采黃花飼之毛羽
成乃去是夕夢見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
者往蓬萊過此蒙君拯救恩養今當受賜南海不得奉
侍矣即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三公當
如此環也後震秉賜彪

端受四拜 應享百年 裨史
四世三公清白無比 果夢中所見以所夢告之問
定公詠在成都夢謁紫府有西門黃兼濟承事者坐張
公上翼旦即遣典客請之果夢中見以所夢告之問
平日有何功德耶兼濟云無他長惟禾麥熟時以錢三
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
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
公曰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索公裳令二吏掖之端受
四拜黃公後裔繁衍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
傳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

人部 陰德 北史高允

淵監類函卷三十一

不差吾壽應 力止殺降 不孤付託 周暉清波雜志

享百年矣 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

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為

汝子孫故其後繁盛 輟耕錄維揚秦君昭游京師其

友鄧為其主事買一妾屬秦便航附達秦勉強從命抵

都下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

事意不悅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

已作簡報鄧公使知 不就二十命 全活數千人 宋

足下不孤付托之意 沈道虔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凡二十命者皆

不就有人竊其菜園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候竊者去

乃出 後漢鄧訓傳永平中理滹沱石臼河欲令通漕

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 自當坐太

用騾輦歲省費億萬全活徒士數千人 漢書虞詡傳詡相

守 何不為九卿 後漢袁安傳安按楚獄理其無明驗

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

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江濱孤孀贈錢百緡 砂磧小

父經為郡獄吏嘗稱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而其子定

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

耶故字詡曰不為九卿 江濱孤孀贈錢百緡 砂磧小

兒捧珠徑寸 輟耕錄真州巨商事詳上二 搜神記隋

以鞭撥入水中還復經此有夢小兒手一明珠曰昔蒙救

感恩聊以奉贖侯不受夜又夢小兒曰兒乃蛇也侯驚

異旦見一珠在 吾初無損何妨共作前人 尹不忍

為且與偕遊聖世 闕然錄吉水羅循會試時失其囊中

循訪之比入座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

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

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為人耶 漢書袁

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曰凡

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

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

天上人間早訝狀元

有種 風清月白空勞少女多情 稗史明王華館一富

翁家翁無子一日遣

陰德

人部

妾就王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問于王
援筆書其旁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明曰遂行後主人
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乃得人問曰適奏章至
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為誰
道士曰不敢言但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
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又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
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
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
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
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

陰德四

增平原獨無漢紀詔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

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

治而得獨無弼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所脫者甚眾

待將進御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傳食曰待將進御常密

衛之泊事寧咸訪其 **未識春愁** 談藪沈詹事持要坐

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七年既歸妾還
父母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矩為吉安
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
宜供夜值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
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
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陰德五

增詩宋王左揆為鄭紓挽詞曰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

人

增詔魏文帝詔報何夔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

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讓一

原魏武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

人部

謂讓 **增**書曰誰敢不讓 又曰推賢讓能 詩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原**周官大

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曰君子恭敬

搏節退讓以明禮 **增**又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

不怠謂之君子 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眾知父子

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

禮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

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 **原**又曰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

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增**又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

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原**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

而就賤民猶犯君 **增**又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

成時是以禮有三讓 國語曰讓文之材也 又曰宴

享好會不渝其上讓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謙遜靜慤

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北史蘇綽曰教民以禮義使之

敬讓敬讓則不競於物 列子曰為民者必讓 文中

子曰房元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

矣 邵子曰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 博物志曰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魏劉邵人物志曰早上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處下也

讓二

原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天子而退為匹夫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吾適有幽憂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舜典曰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

稷契暨臯陶

增又曰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戕暨伯與帝曰疇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

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

曰伯也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長

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曰

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意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

歷 **原**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

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史記曰伯尼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尼伯尼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增**國語曰齊桓公自莒返於齊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之所不若尼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原**左傳曰齊侯使管仲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為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增**又曰晉侯使狐

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

軫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

居之佐軍也善 先且居晉大夫先軫子也 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

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

都在 三子晉大夫 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

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

源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
先都佐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之
使者不飽嬰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
曰先君桓公以書社三百封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
嬰曰嬰聞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
以管仲失嬰得之 左傳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
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曰諸侯將
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
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
宋 又曰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
也 **原**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又曰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
之 **增**呂氏春秋曰楚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素

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
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妒谷後有廢丘其名惡可
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
漢書文帝紀曰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
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之平曰高帝
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袁盎傳曰盎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
三東向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遠矣 衛瑄傳曰瑄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
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 外戚世家曰竇長
君少君並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 李陵傳曰陵善騎
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 張安世傳曰大將軍光
薨議欲拜安世安世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
先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惟
天子財財與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太謙君而
不可尚誰可者 張延壽傳曰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

能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
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 **原**金日磾傳曰武帝
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
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韋元成傳曰韋賢薨子元
成當嗣元成心知其非賢旨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
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
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
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
得已受侯爵 龔遂傳曰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
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

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辟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增**後漢賈復傳曰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原**東觀漢記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三質性

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 又曰永和元年鄧騭等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關上疏自陳 後漢書曰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 **增**又曰劉愷字伯裕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遁避封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

人部

讓

三

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有司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原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於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三國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為丞相徵事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一志行忠方清淨足以勵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增初潭集曰張紘見

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原三國吳志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較

增陳壽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所有田園悉讓就夫婦紡績以自給 晉書鄭袤傳曰泰始中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

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敢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嘗譴之曰如此當乞食無處遜笑語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稗史彙編曰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居時與兄共游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以讓兄畧無吝色 南齊書謝朓

傳曰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協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 南史桓閎傳曰閎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數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又吳興丘景賓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悉讓於兄鎮之鎮之推齋屋三間與之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復見之矣 馮道根傳曰

道根性謹厚每征伐不言功武帝嘗指以示尚書令沈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歐陽頎傳曰頎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北史辛紹先傳曰紹先孫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閨門禮讓入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陸倕傳曰興安初封侯子麗為平原王頎讓不聽乃啟以讓父文成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耶以其父倕為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頎固辭不受帝益重之裴駿傳曰駿子修愛育孤姪等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

推與之時人稱焉趙善傳曰善性溫恭有器識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量泉公傳曰大統元年進爵上洛郡公公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不受隋陸知命傳曰知命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以為汧陽令知命謂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新唐書溫彥博傳曰彥博與兄大雅共掌樞密彥博以兄弟同在樞密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吾虚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自疑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

之 房元齡傳曰元齡居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
主自以權寵極隆累表辭位詔不許 王珪傳曰珪與
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
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爲朕言元齡等材且自謂與
諸子孰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言臣不如元齡兼資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彥博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
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
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
確論 長孫無忌傳曰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又

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
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畧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
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
夏禹得臯陶而爲三王祖齊桓公得管仲而爲五霸長
朕自在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
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母宜辭讓以爲禮也

天中記曰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
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自批狀尾
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
望秋風荻草正離離子弟遂不敢言 宋史蘇易簡傳

曰太宗嘗召其母入禁中賜冠帔命坐謂曰何以教子
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 文彥
博傳曰元豐三年拜太尉帝稱彥博仁宗時建議立嗣
有定策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臣何功之有
司馬光傳曰光初辭樞副韓琦在魏聞之與文彥博
書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也光聞之
曰自古被此引壞名節爲不少矣 范百祿傳曰百祿
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寮吏欲以園空聞百祿曰千里之
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 黃裳傳
曰裳爲嘉王府翊善一日王侍宴宮中爲光宗誦酒誥

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加勞裳裳曰臣不如朱熹熹
學問四十年若召置府寮宜有裨益 杜生傳曰生有
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
兄而攜妻子去之 元史闊里吉思傳曰闊里吉思防
邊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死追封趙王子朮安幼詔以
弟朮忽難襲高唐王朮忽難痛其兄死節教養朮安過
於己子命家臣之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祕翫待朮安
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加封趙王朮忽難即以讓朮
安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而忒封高昌王其子紐
林死長子帖木兒補化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叔

沈欽 卷一百一十五
父力辭乃嗣爲亦都護高昌王 不忽木傳曰帝欲用
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
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 劉賡傳曰賡兼國子祭酒國
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
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
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
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 明
沈士謙明良錄畧曰陶安字主敬上待之厚旣而得劉
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
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

多其善讓 明丘福傳曰福爲人樸慙鷙勇每戰勝諸
將爭前效鹵獲福獨後王歎曰丘將軍功朕自知之即
位大封功臣第福爲首 明紀編年曰建文元年博士
黃彥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
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讓良久遇句
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
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之厚也明日入朝奏
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夫以不學之而去其德曰何謂之學也曰入於
者舉心好之及具百計始於由故制其學置之而
身畢給一東似者經其身者身者不交其躬身入
黃帝制國也於中具兩身身與身對立其學
於大性如曰學曰學曰學曰學曰學曰學曰學
其善難曰立辭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人部三十五

讓

恭敬

讓三

原禮宗

德主

左傳甲讓禮之宗也

仁大

謙光

左傳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且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

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子魚即目

尊而易謙 **增** 奔義 鳴謙 伯尼 索隱 奔義 激世 莫先

貞而光 沉刀 抽矢 有藝文類聚郭翻因與之路人

三四翻曰爾尚不取我豈復得乎知其終不取乃沉刀

於向所失處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

也 採藥 伐桑 季歷曰吾之吳越 吳越之俗斷髮文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讓

身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主
 襄陽人西土風俗田與鄰並者畔上
 畔上種桑枝條蔭蔽他地每開數尺
 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侵畔者慙
 推田宅 惟取圖書 弟並隆貴獨季弟世約
 共推父時田宅與之分財惟取圖書而已
 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惟取圖書而已
 止授九品 周書實熾傳帝欲以熾子榮定為三公
 臣曰吾欲置榮定於三事其父固讓今欲賜之重違其
 志於是贈荊州刺史宋史呂蒙正傳初盧多遜為相
 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蒙正為相其子亦應授官如
 之蒙正言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
 能老於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
 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
 授九品 富貴已極 筋力未衰 中後漢陰興傳陰遷侍
 京官 富貴已極 筋力未衰 中後漢陰興傳陰遷侍
 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蒙陛下貴人恩澤
 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

其志 新唐書房元齡傳元齡進司空仍總朝政元齡
 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
 良筋力未衰左右手願 待罪行間 迎拜路左 宋史神
 公筋力未衰左右手願 待罪行間 迎拜路左 宋史神
 德用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得以馳驅自効
 待罪行間足矣且不學不可以當大事不許 唐書裴
 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
 年矣願公因而示 予不忍聞 臣何敢受 符天子武王
 之使知朝廷之尊 姚燧傳然以天下為事乎君往矣子
 岐封子岐封元史姚燧傳然以天下為事乎君往矣子
 不忍聞之 元史姚燧傳然以天下為事乎君往矣子
 徵四皓故事徵燧燧至武宗面命為太子少傅拜辭
 曰昔臣伯父先臣樞嘗除此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
 必後長者 不及小兒 禮記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
 子生八年也 南史蔡興宗傳興宗父廓罷豫章郡還
 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父卒軌罷長沙郡還送錢
 五十萬以禪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言軌深由來豐儉
 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言軌深由來豐儉
 人部 讓

其子澹曰吾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分金二段賜牛一頭錦囊注

鮑叔牙二人結義一日往郊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至

無奢願北史魏張恂傳恂孫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

劉宗之兄弟分析家產惟一牛爭不決訟於郡庭萇年

見而悽之謂曰汝曹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

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弟早孤而嫂貪恪敦

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

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從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

韓偓薦相張老辭卿唐書韓偓傳帝嘗欲以令狐

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

重悼公使張老為卿偓臣門生也歎其能讓國語

不魏絳乃使魏絳佐新軍吾安可忘孤當代敘

後漢寇恂傳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乃戮之復以為

恥過潁川謂左右曰今日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

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不畏秦皇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

區之趙尚有此舉吾安可以忘之乎周書蔡祐傳祐

嘗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獨無所競周文

每歎之曰承先口不益避箕山光投盧水史記禹

言勛孤當代其論敘益避箕山莊子湯讓務光曰

讓益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陰莊子湯讓務光曰

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何不立

乎務其利非廢上非義殺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何不立

吾享其利非廢上非義殺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何不立

與馬為三南史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

辭上優而許之高爵乃貽官謗耶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

無憶容更受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間每農桑劇月

此車安所之子及 賜杖並固讓 財佐軍需 功歸參佐 嘉謀錄漢

非使使拜蕭何為相 益封君者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 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 願讓封而弗受悉以家財佐軍

需何從其計上悅 侯基上疏固讓功歸 豈敢忘君 此 東將軍封東武侯 馬等七人皆侯

可勵俗再辱楚昭王 師今乃得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 其弟公子申為王 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間曰王病甚舍其

次弟公子間五讓乃後許王卒公子間曰王病甚舍其 子讓羣臣臣所以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 唐書魏

君之意乎乃迎越女以子章立之是為惠王 唐書魏 徵傳徵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兄孤子 輿迎令尹

車避將軍 呂氏春秋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 於使使人以王輿迎之叔敖為令尹而國治 史記蘭相

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 如相如必辱

之相如聞每朝會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 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諫相如曰相如雖

者獨畏廉將軍哉吾所以為此 老夫何功 寡人不 佞美書王濬平孫皓有功為王渾所忌旋軍之日角巾

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未善濬問故曰聖主之威羣帥之 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愧乎 史記太尉周勃迎

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 再 異獨屏樹 囂密移籓 後漢書馮異為人謙退不

道進止皆有表識 軍中號為整齊每將所止舍諸將並坐 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謝承後漢

書陳囂與鄉人紀伯為鄰伯夜竊囂籓地自益囂見之 伺伯去密移其籓地一丈以益伯伯慙還所欺又却一

丈二尺相避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 凡廣三丈 蘇東坡評歸盤谷序歐陽公謂晉無文

題詩在上頭 蘇東坡評歸盤谷序歐陽公謂晉無文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人部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人部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人部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人部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人部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人部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人部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人部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李愿歸盤谷序而已生平欲效此作每
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放退之獨步
先人後已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

有一味之孫以敦厚而分之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孫游觀其間
教養子孫以敦厚而分之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孫游觀其間

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禮記君子
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拜數四漢書孔光傳光父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

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上欲致霸相位霸讓位自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桓軍還論功封疇

為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
不聽欲引拜之至死疇終不受

財與弟南史桓閔傳詳上二疇又褚彥回傳彥回父

為國常節 承父素懷 植後魏書高肇子植為濟州刺史

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
以膺黜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北史韓麒麟孫子熙

少自修整有學識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
承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
爵讓弟仲穆兄 聽復本封 超登大郡 晉書羊祜封

弟友讓如南侯祜讓不拜及薨遺令不得以南城禮入
詔封為南侯祜讓不拜及薨遺令不得以南城禮入

齊所稱賢季札所以存節重違其志令聽復本封
又郟情傳情襲爵南昌公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

欲以情為太守情自以資輕而年少 越當茅土 遂

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議嘉之 越當茅土 遂

成閒田南史劉靈哲傳靈哲當襲父爵固辭以兄子在

文遙傳初文遙自洛遷鄴惟田十餘頃以資衣食魏
季宗室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與之及貴其人乃

將家逃竄而不受彼大驚遣加撫慰還 解符就學 掛
與之愧而受彼大驚遣加撫慰還 解符就學 掛

經辭封元史小雲石海涯曰吾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
敢不辭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即解所綰黃金虎符佩
之北學於姚燧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宮臣曰

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耶後漢丁鴻傳鴻與弟
 盛同居及父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
 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身被大進飲
 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盛字大進飲
逡巡 發言慷慨 晉書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
 飲者畢乃進其退讓無競如此人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
 嚴峻代肅峻前發言慷慨能實讓 自有仲齊 已經平
 據悔咎必至發言慷慨能實讓 自有仲齊 已經平
 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自有仲齊 已經平
 子函史義行傳宋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湖南帥吳
 也字謂新曰長沙自志有仲齊守道何為乎即謝去契
 澄別傳澄風韻萬達志氣不羣從兄尺甫名冠當
 年復措意云已為澄所題目則二兄 以孝為字 與
離同名 北史崔挺傳挺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始析與
 兄弟怡然欲諸子恭敬庶讓因以孝為字 初潭集顧
 離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

與卿故離與伯喈同名 退避三舍 不獻五城 晉公傳
 字元歎言為離所歎 曰若及君之靈得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
 三舍及城濮之役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
 之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矯奪晉鄙兵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趙王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自言罪過不忍獻五城以公于趙王侍 放出一頭
 酒至暮口不負於魏無功於趙王侍 放出一頭
不枉百步 函史蘇軾傳軾以書見歐陽修謂梅堯臣
 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 排難解紛 執雌持下 史記
 步終日讓畔不失一段 排難解紛 執雌持下 史記
 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 餘詳後注 家語金人銘曰
 執雌持下 臣從伯游 我師疏廣 左傳晉侯使士伯游
 人莫踰之 臣從伯游 我師疏廣 左傳晉侯使士伯游
 長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晉侯許
 之 晉書羊祜與仲弟繡書曰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
 人部 尚書 晉書 羊祜 與仲弟繡書 曰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

不以盛滿自責乎 辭榮令終 避名全節 王隱晉書

疏廣是我師也 遜位論者以為晉興以來能辭榮令終未有如舒者

焉 晉書唐彬贊儒宗知退避名全節儒宗彬字也

賦詩明志 著論息爭 遼史義宗倍太祖計知皇太后欲

立德光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神人中外既立疑之倍

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 太宗既成太伯之

曰吾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他適以成太伯之

名乃立木海上賦詩明志浮海而去 晉書劉寔傳寔

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宗讓論以矯之其詞曰古

之聖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 古

札雖不才 熹宜有益 史記吳世家諸樊已除喪讓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 謝曰曹宣公之卒

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宋史黃裳傳詳上札雖不 張以

誠請 丁為理屈 文選任昉為褚綦讓代兄襲侯表張

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於

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命固辭帝以奮違命詔收獄

奮惶懼乃受又丁鴻父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於弟弟

不受遂逃去後因友人鮑駿責之鴻乃感悟還就職

多慚鷓鴣 實愧蜉蝣 殿中少監表妨賢受位多慚

鷓鴣之羣匪服 榮實愧蜉蝣之羽 僕素書生 將稱長者 嚴峻事詳

上發言慷慨注 北史元定傳定累從征代戰必陷

陣然未嘗自言其功 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情在忘言 辭皆垂涕 王隱晉書杜巨字行齊廬江人

薦居於相府元帝曾欲省巨居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

情在忘言寧論常儀以為國子祭酒巨前後十餘表求

解路不拾遺曾欲以寔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 威

何患無物 不能為勞 有兩廚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

勞矣 不拜僕射官 自為掖庭令 南史孔靖傳靖遷尚

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僕

射又讓不拜 漢書張安世兄賀為掖庭令宣帝即位

賀已死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

家賀早死無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上同席

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

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

軍也安世乃 詔賜一億錢 願受五百戶 後漢書馮

止不敢復言 長沙蠻寇益陽荆南皆沒拜緄為車騎將軍軍至長沙

進擊武陵蠻益陽荆南皆沒拜緄為車騎將軍軍至長沙

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東觀漢記上封朱祐祐

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未有毫髮自效 何敢襁褓受封 增封武平侯及費亭

侯表陛下追念先臣微功使臣得襲爵土祖考蒙光照

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毫髮以自報效食舊為幸非

敢飾詞 漢衛青傳上封青三子固辭謝曰臣幸得待

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

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等三人何

敢受 子產入陳賞辭六邑 魯連救趙笑却千金 左

封 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

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

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暉曰子產其將知政

矣讓不失禮也 戰國策魯仲連見辛垣衍不復言帝

秦適會公于無忌 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君引而去於是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 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

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餘已詳前注

居傳張陸臨池則楊柳交垂 國盛衣冠布地則薰華

徧產 初潭集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

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讓四

人部

謝靈運詩卷三十七

讓

增讓木

宋江休復鄰幾雜志橋樹直陳

高彬此舉

正史

全編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
 降未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
 後至者莫不爭功當時有
 知者莫不許後朝罷後巡席後帝知欲讓還職土故命公
 見帝不許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還職土故命公
 出他日自便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還職土故命公
 暑熱且事勿復言
 宜論他事勿復言
 二程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日說者亂道二程深
 明易道吾所弗及張橫渠贊勇撤臯比一變至道
 卿宅何處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
 年卿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惟居在廉讓之間
 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在廉讓之間
 心迴蕩李嶠為崔神基讓司賓卿表伏承恩制以臣為
 集 飄其高厲文選潘岳西征賦臧札飄

讓五

增詩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

增賦 陸肱謙賦曰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

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
 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
 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為義與讓同標
 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
 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
 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飈矧夫陽光
 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莫莢以旋銷是故君

子覩之以爲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
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閉養志
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指而
進何有於嫌况於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
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
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許自醜想進德
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
多者用謙爲裒少者用謙爲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
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托跡

載文苑
英華

增表晉羊祜讓開府表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臣自出身以來適數十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嘗
以智力不可強追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
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
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
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
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蓋聞古人申於
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
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
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
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

之間而今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齊任昉爲范雲讓吏部封侯表曰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

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施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旣義異疇庸實華乖儒者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豕司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

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倘平生之言猶在聽
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唐李嶠
為王及善讓內史表曰臣才疎行缺運偶時來榮匪德
遷官由恩達法河象岳升臺歷府行參八命坐陟九霄
彤軒卓騶非振鷺之飾青組丹紱是濡鴉之譏施重丘
山效微涓滴妨賢自久速謗滋深頃因齒髮之衰得蒙
骸骨之賜西河退老非翫經書東海歸閑空求藥餌方
養支離之疾翻成愷悌之恩曲降絲綸重收簪履一作履
徵榮槁木責焰寒灰將使策蹇磨鉛入總樞祕牽羸引
憊參典鈞石仰抃恩渥顧探心守桑榆且晏蒲柳先秋

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艾耄比其容貌將何以
對歎金辰趨奉玉墀且今百度惟貞九流式序鶴鴻齊
列俊乂在官可使畫虎承羞豐貂竊幸謬中孚之好爵
辱大雅之能官

原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
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
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才之
人不求而自出至公之舉不□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
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
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

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
賢不肖灼然殊矣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
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
以為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
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
而稱焉盛謂元既失而肅亦未為暢也元之所云三跡
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
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
露不奔喪固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丘明文相背又不
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

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
托隱遯受不奔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肩嗣而不
養仲雍之子以為已後是深思遠慮令周嗣在昌天人
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
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
者增韓康伯辨謙論略曰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
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射執御衆之所賤而君子以
自目降其賢者也

原碑梁陸雲泰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
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

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
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泰伯膺慶二
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
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
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
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
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
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魚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
獨往信無得而稱焉吳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
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增雜文宋蘇軾論語拾遺曰世言泰伯斷髮文身示不
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
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
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
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誠於好戰皆非讓之
過也

恭敬一

增爾雅曰嚴恪祗翼謹恭欽寅燠敬也

注曰詩云我孔
燠矣謹未詳疏

曰皆謂
謹敬也

又曰穆穆肅肅敬也

又曰肅肅翼翼恭也

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也亦言供給事人也敬警也

恒自肅警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有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
錯之敬以辟咎也 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
以存其位者也 尚書曰愿而恭亂而敬 又曰同寅
協恭和衷哉 又曰接下思恭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
惟親 又曰敬用五事 又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
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又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怒 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禮記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傲不可長欲
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原**又曰賓客主恭祭祀
主敬 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增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 又曰賢
而弗伐可謂恭矣 **原**又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
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增**又曰
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又曰君子
莊敬日強 又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孔子家
語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 國語曰恭所以給事

也敬所以承命也 漢書匡衡傳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子牙子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 徐幹中論曰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 劉劭人物志曰精良畏慎善在恭謹 張載正蒙曰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性理程顥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真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

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恭敬二

增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戴禮曰昔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 韓詩外傳曰湯

作獲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 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國語曰白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盥之敬
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
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
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
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過之入境而美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子貢執轡
而問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
力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無勇而威子曰善哉

回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 說苑曰成回
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
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羅網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
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國語曰齊閭丘來盟子服景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
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
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

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說苑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諫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
恐有小人之心也 漢書曹參傳曰曹參爲齊相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史記季布傳曰季布弟季
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 漢書朱雲傳曰雲居鄠田時
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石奮傳曰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

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
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請謝罪改之乃許勝冠者在
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
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 于定國傳曰定國
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
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
甚備學士咸聲焉 三國志陳矯傳曰太守陳登請矯
爲功曹使察許下議論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
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

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竒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荀攸傳曰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胡冲吳歷曰孫策進軍豫章華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穉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世說新語曰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南齊書陸慧曉傳曰慧曉爲晉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

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南史隋何子平傳曰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唐書姚崇傳曰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韋斌傳曰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鞞亦不失恭苗晉卿傳曰晉卿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沉父母邦乎時美其恭宋史曹彬傳曰彬爲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

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 又曰彬伐江南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富弼傳曰弼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者皆與之亢禮 文彥博傳曰元祐間契丹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韓億傳曰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 呂大防傳曰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 孫復傳曰

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石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范鎮傳曰鎮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叅之時事言簡而當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性理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又曰謝良佐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 宋史廖德明傳曰德明爲潯州教授爲學者

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
崇岳飛傳曰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飛還兵於舒以
俟命帝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朱熹
傳曰熹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仲原白水劉致中
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
之性理朱子曰張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
而敬之宋史曰李道字貫之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
如也蔡元定傳曰元定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
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下挾才簡傲非笑前
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

今納命王柏傳曰王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
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
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元察罕傳曰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置杖
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
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廉
希憲傳曰時有宋士之在羈旅者飢餓狼狽冠衣襁縷
袖詩求見希憲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
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許
有壬傳曰有壬前朝舊德大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

臂鷲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 韓性傳曰性出無輿
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
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 明掾曹名臣錄曰
平思忠吳江人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
分至是數延見況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
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 夏原吉
傳曰原吉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
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訶而異之 稗史曰明國子祭
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
聽講會饌儀矩整肅雖朝廷之上不能過也 續文獻

通考曰明胡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
其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
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
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

恭敬三

原禮輿

仁地

左傳敬禮之輿也 儒行敬慎者仁之地也

禮記

正服

去

冠

虞豫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卒瑞謙恭敬讓及

抗

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俯頽以謝之 左傳楚子次

于

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

父

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 增主一 勿貳 性理

被

舍鞭杜預注曰敬大臣也 增主一 勿貳 性理

齋

曰持敬之方莫先主一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

參以三勿原詩美温温雅稱翼翼詩温温恭人如集

臨于谷爾雅增朝日夕月冬陰夏陽漢書賈誼

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續博物志魯有恭士

者名曰祀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

食之間循墻而走過關必趨正考父鼎銘詳下五

危坐樹下獨拜牀前謝承後漢書茅容年四十餘

國志龐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前

不偏不倚有德有行性理朱子曰敬而無失則不

閨門雍穆有德有盛服將朝擁衾達旦國語晉靈

行吾敬陳元方子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

子使鉅賈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

慶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假寐

理黃勉齋曰朱子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

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

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於執轡迎羸不冠避黯記纂

鄉間雖微賤必致其恭魏有隱士曰侯羸公于從車騎

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于

執轡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武帳黯前奏事上

不冠避黯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武帳黯前奏事上

舉案齊眉下牀荅拜後漢書梁鴻傳鴻至吳依大家

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

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又樊英傳穎

川陳實少從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拜問英下牀荅拜實

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拜問英下牀荅拜實

恭敬

三

外齊內一

神降人和

性理也一其內以制

敬止敢不盡禮乎外以養其內則神降人和性理也一其內以制

乎外齊其外以敬事天則神降人和性理也一其內以制

莫大乎敬以敬事天則神降人和性理也一其內以制

手危坐整步徐行宋史高岫傳太宗曰高岫在對

案飲食嘗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

理黃勉齋曰朱子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

以及先聖退坐書齋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羹食行

起也整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

步徐行成始成終不危不溢朱子自題畫像居敬

節後漢書光武封功臣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籓

如臨父母若見君臣退負殿辟跪授籬條宋史陳恕傳恕每便

若君臣退負殿辟跪授籬條宋史陳恕傳恕每便

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跋縮退至殿辟負立若無所容

晉書庾袞傳袞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體用無忒夙夜惟寅張栻

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書體用無忒夙夜惟寅張栻

敬齋銘曰動靜不違書體用無忒夙夜惟寅張栻

子墓周王外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

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不敢不敬乎先拜主人不

遂拜之又拜於墓遂禁孔林樵採乎先拜主人不

名下吏禮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

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入德之

引車避之不相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必入德之

門以孝為字性理謝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

傳挺欲以諸子恭敬燕處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人倫

廉讓因以孝為字燕處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人倫

燕處望見袒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人倫

晉書陶侃傳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

終日斂坐雞鳴見君子肆夏得嘉賓見古之君子不

膝危坐雞鳴見君子肆夏得嘉賓見古之君子不

人部

忘其敬也禮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亦易以敬也

恭敬四

增集木 詩温温恭人 德聚 左傳恭敬也 延升上座 後漢書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座 奏牋江夏 梁劉

心雕龍黃香奏牋於江 上堂如揖 正蒙上堂 彦深 夏亦肅恭之遺式矣 慎温恭甚為彦深所重

所重 機密要近二十年周慎温恭甚為彦深所重 徒跣入謝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持節赦

君為後漢書侯瑾傳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 嚴君 肉袒親割 禮郊特牲君再拜稽首 皮弁祭菜

禮少儀大學始教皮 下席跪伏 三國志牽招傳太祖 弁祭菜示敬道也

柳城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 端笏正立 宋史胡安 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教 端笏正立 國傳安國

質疑訪道禮也楊時方為府教授謝良佐為應城宰安國 劉君子初 左編蜀劉巴字子初魏陳羣與丞相諸葛

不敢不禮 魏書袁渙傳渙避地江淮間為表術所命 之不敢不禮也 術每有所咨訪渙嘗正議術不能抗然敬

恭敬五

原詩 宋鮑明遠還舊廬詩曰肅裝屬雲旅奉勒承未塗

嚴恭履桑梓加敬覽粉榆 **增** 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

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

躋穆穆歌敬止戒絜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

人部

恭 敬

恭 敬

恭 敬

恭 敬

恭 敬

恭 敬

恭 敬

恭 敬

恭 敬

恭 敬

恭 敬

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增箴宋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餅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栻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

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增銘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宋張栻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是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

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則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國志 元吳澄敬銘曰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敬之其義精密學者於此服膺勿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

莊靜一戒慎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於虛室

智一 入智謀先見

增爾雅曰條條秩秩智也 釋名曰智知也無所不知也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增**又曰知者見之謂之知 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尚書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又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民雖靡
盬或哲或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又
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穀梁傳曰知其不可知智也
史記魯仲連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漢書司馬相如
傳曰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宋史常安民曰善觀
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
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
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

公則心平 **原**莊子曰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商子曰

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孫卿子曰言而當

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增**韓

詩外傳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

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

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原**淮

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增劉邵人物志曰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

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 唐韓愈曰苟

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柳宗元梓人傳曰彼將捨其手
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
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
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 宋蘇軾曰迫人者其
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
又曰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蘇轍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
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
不足用也 性理潛室陳氏曰智居四德之末蓋冬者

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
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
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爲之藏也又
惻隱羞惡恭敬皆合爲一而是非則有兩端旣別其所
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

智二 入智謀先見

增前漢古今人表曰譬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
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
智 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
智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

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

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劉向新序曰晉獻公

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戰國策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其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

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說苑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左傳曰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韓子曰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

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曰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桓釐廟燔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原淮南

子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爲智也 **增**青黎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吾子決之是奈何朱公曰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

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原**史記樗里

子傳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增**周紀曰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

田忌等將兵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
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以火燭
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
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
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有智謀可使於是遣相如奉璧
西入秦原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
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史

記漢高帝本紀曰呂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
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增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
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
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遂謝病去史記鼂錯傳曰錯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後漢書魯

恭傳曰恭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竇融傳曰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及其爵位
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
漢獻紀曰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左編曰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亮
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三國
志魏鄧哀王冲傳曰冲字蒼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
若成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
咸莫能得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

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杜氏通典

曰荀攸從曹公征呂布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
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
主衰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
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原魏畧

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
今果然敬仲之智爲勝恪也增干寶晉書曰桓範出

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
戀棧豆必不能用也三國志夏侯淵傳曰初淵數戰
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

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傅子曰何晏鄧颺夏侯元求交傳嘏不納也荀粲怪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覺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晉紀賈模傳曰模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深沉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晉書明帝紀曰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微行至

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是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 南史趙知禮傳曰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墾書問之 虞寄傳曰陳寶應常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史裴矩傳曰

洪鍾類考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矩長而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
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 張瓊傳曰瓊
子欣尚魏平陽公主瓊常慮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
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為憂慮欣尋為孝武所
害時人稱其先見 天中記曰楊元感戰敗李密亡命
雁門變姓名以教授有同鄉魏先生戲之曰觀吾子氣
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
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
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
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

雄傑耳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
後三年敗追思魏生之言遂歸唐 新唐書杜如晦傳
曰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
用元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
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裴行儉傳曰行儉為定襄
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饋糧數為寇鈔軍餒死行儉曰
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
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果掠車羸
兵走險賊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
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芝田錄

曰令狐楚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遣吏至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方平 五代史王朴傳曰朴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王旦神道碑曰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慚曰朝廷有人 宋史曹瑋傳曰瑋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

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又曰瑋知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王駿傳曰天聖中駿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相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駿殊未以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

反帝數問邊事駿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駿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駿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 聞見錄曰富公見張安道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 宋史張舜民傳曰舜民慷慨喜論事其使遼也見其大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左編曰傅亮者陝西人李綱與語連日觀其智

略氣節真可爲大將者欲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 宋史岳飛傳曰張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金史張中彥傳曰正隆時作河上浮梁中彥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 又曰抹撚史挖搭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

其法 明王禕造邦賢勲錄曰鄧愈以功封衛國公上稱其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 又曰梅思祖自張王來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辭項歸劉智同曲逆舍囂去術識擬伏波語極褒賞之 沈士謙明良錄略曰陶安字主敬上賜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劉基傳略曰太祖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礮聲震天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急更舟太祖如其言坐未定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 康茂才傳略曰陳友諒既破太平將窺應天茂才與友諒有

舊爲書給之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 洪武實錄曰廖永忠巢縣人上以永忠勇而善謀命襲兄楚國公永安職從上征武昌還京上以漆牌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八字賜之懸於門 張輔傳略曰安南黎季犛弑主自立帝以輔爲征尼將軍賊驅象迎戰以繪獅蒙馬衝之箭礮交發象皆反走賊大潰 陳諤傳略曰永樂中授諤刑科給事中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

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李遠傳略曰燕王攻蔚州遠舉城降南兵駐德州運道出徐沛間遠以輕兵六千偽爲南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經濟寧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舟數萬而還河水盡熱魚鱉皆浮程濟傳略曰程濟有道術從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其碑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爲我錄碑文來已按碑誅之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在椎脫處得免鐵鉉傳略曰燕王攻濟南

鉉與盛庸等乘城禦燕盡毀其攻具城壞輒畫布爲帷夜幕之遠望若城而潛版築其內敵初不敢逼旣而覺之發大礮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敵相顧不敢發燕王憤甚堰濟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賊且就縛令守牌軍士皆哭已而羣呼願降乃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請退兵十里無擾百姓當是時燕王稱兵已踰年僅下永平保定諸州縣旋破旋復堅守不下聞降乃大喜曰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畫疆守金陵不難圖也亟下令退軍受降軍中皆呼萬歲明日燕王乘駿馬張蓋鼓吹徐行過橋及甕城鉉預戒壯士伏城上候燕王入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城下人呼千歲則城上人急下鐵板而別設伏撤橋盡
殲燕衆王甫及城城下人遽呼千歲板驟下中王馬首
王大驚急棄所乘馬取他馬走橋下伏發斷橋橋倉卒
不可斷王鞭馬得疾馳去鉉率衆掩擊大敗之夜復與
庸等砍其營燕兵潰走乘勢奮擊斬獲無算遂復德州
單安仁傳略曰安仁爲浙江按察司副使金華民訟
承受金安仁曰丞賢奈何許之令圖所受金長短方員
狀圖畢復命諸左證圖之圖人人殊遂抵訟者罪告許
風頓息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